

曹峰儀持筭云聞賊陷京師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其邑與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其人首倡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瘦吳籃食罷柘陰稀嘴邊黃淺鶯兒嫩領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長掛一蓑衣兩人登樓視之絕無人踪惟飛塵盈寸而已列朝詩亦載是作與此小異

順治二年余隨先文康寓長安見大內所藏龍盤貯一篋中一角五爪鱗甲如鐵長丈餘儼然所翁圖畫也

杜詩云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家王叔凡分巡秦州時地震城北寺裂開丈餘得古磁一窖年來散去殆盡僅餘碗二杯一康

熙癸卯冬王叔示予於長安體質厚重髻髻龍泉窠古色陸離如漢玉酌酒土香可愛一碗面潤五寸內外純素一碗差小內波紋拱起似吳道子畫水杯貯水可一合有魚四頭亦拱起游泳宛然真異物也又王叔於秦州建杜工部祠祠內刻工部秦州雜詩字皆從陝帖中鈎出各體俱備時人目為二絕

吳門徐亦史籍吾丘集中載馬卵大卵二事最奇

附吾丘紀載甲申七月偶至崇明閣北門外季家馬生卵三枚相傳以為怪因同王鶴生往觀之大者如升質色如雀卵紅白相間重三斤二小者斤許考之書益凡獸皆有之名曰碎答治奇疾難名者生牛馬腹中者良由是言之益不聞災祥也又先叔曾祖質庵公讀書也雲山中見所莫墓木積一室中有年矣

念木久生火遠之以流其氣至中間忽有物墜下如白就觀之
乃一卵也堅白無瑕周視窗榜大不踰寸不知何物得入生此
竊意惟龍能變化殆龍所生也里中有悍者舉入大鍋煮熟推
碎之中黃白宛然唯作硫黃氣後亦無他

先文康公過蒲州謁閔侯廟見一聯云怒同文武道即聖賢先公
以對句不工思有以易之偶午睡夢侯告之曰何不云志在春
秋公醒而書送侯廟

明神宗時楚中一孝廉自山村入城因有虎患以兩獵戶持鐵叉
隨行日暮向郵亭小憩忽一虎咆哮而來兩人致孝廉亭前樹
上以行藤繫之挺又迎虎而鬪虎斃一人足傷方詣孝廉共慰
之又一虎偕二小虎至兩人力盡死孝廉於樹上驚悸幾絕俄

見一物似狗而小白毛紅髮眼金色走如飛直前齧三虎三虎
不敢動皆死各食腦少許先死者嗅而不食須臾至樹下望孝
廉大叫聳身一躍忽墮崖下藤蔓中胃之空曲不能脫孝廉惶
駭自念待死甚愚不如先殺之遂下樹取又一擊而斃持送縣
令張某令取其皮為領雪不露衣後為一直指索去張之孫御

醫名其政者親為余言

雍正劉大烈理順傳臚時同鄉蘭陽梁康僖雲構以御史侍班印

綬忽聞花飛起良久乃落余過藍丘謁大烈公祠見明懷宗所
賜宮花鶴補精緻異常云出自田妃手製

董文敏云李北海雲麾將軍碑有二本世所傳者為思訓書又有
為昭道書者然皆似王獻之

康熙丁未冬余代 親如都瑪相國相鄉魏公公飲以荷蘭酒色
紅如琥珀氣類貂鼠味醇美又於坐間見小鹿一隻長二寸許
雙角嶄然與大鹿無異 正統事云余備員典客時見荷蘭貢小
白牛四大僅如大豕永有肉峯如橐駝
歸州香溪清流湍激多五色石子叢有窟其地者於溪中得大石
如斗內隱然有物剖之得石鴛鴦雌者一枚三年後又渡此溪
隨手取一石與前石略相似剖之則雄鴛鴦在焉因琢雙杯寶
用之

米友石先生 萬鍾 明萬曆中為六合令好石六合文石得名自公
始曩晤公子吉土先生 壽都 言公珍藏六合石甚多第一枚如
柿而扁彩翠錯雜千絲萬縷即錦繡不及也一日舟泊燕子磯
月下把翫失手墮江中多方撈取不得明年復繫纜於其處忽

見江面五色光縈迴不散公曰此必吾石所在命篙師泅水取
出果前石也後此石與七十二芙蓉研山同殉公葬

齊安聚寶山多怪石明世廟中王夢澤 廷陳 之姪得紅石如錢上
有萬曆通寶四白字余判黃時得十六枚作怪石贊為雪堂小
品之一

江南人於京師賣一錦一扇錦闊三尺長百尺色深紅文彩如畫
扇長潤與錦等紅黃白碧各一段大類今世剪絨鮮麗奪目價
千金大宗伯王公 崇禎 以五百金購之不能得又桐城某氏有
大紅火浣布一疋亦長百尺為邑令取去

余從憫忠寺僧洞明處見唐人畫阿羅漢十八軸最為奇古
衣履皆粗筆畫成細繪錦大其山如堯舜洞明云 世祖時吳

人持此進御值賜湖之變還賣寺中價七百武昌某氏藏吳道
子水墨普賢像騎白素天王龍女持幢幡璽從衣皆流水紋毛
髮飄動令人肅然起敬頗勝余家舊藏鍾植小妹圖

阮亭云平陽普菴堂

有吳道子畫水陸百餘軸先兄西樵曾記其事

袁籙庵于令以西樓傳奇得名與人談及輒有喜色一日出飲

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方燕客演霸王夜宴與人云如

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籙庵狂喜幾墮輿

順治三年七月二日 上出大內歷代珍藏書畫賜廷臣先文康

以大學士蒙 賜明年臨洛李臺辰芳蔭侍先文康夜飲先公

以謝表相委李揮毫座上如風雨脫稿時繞二鼓耳一時輦下

後為美談

附表 伏以奎壁星輝摘抉畫圖書之秘風雲道合緘題生火冊

之光颺言慶切彈冠拜賜榮於錫衮臣等

云 竊惟六書創始

象龜龍草木之形九疇告成繪龜魅山林之變自風吹去垢感

為占夢神經而版築披圖總有中興盛事周制禮在瞽宗書在

上庠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漢朝前有畫室後有

雲臺首重者孝子忠臣次重者元勳循吏詎意變唐宋為騷雅

居臣笑辭筆登床浸假改石相為丹青父子莫舍丹吮粉元魏

皇輿失馭移石經於興和武定年間蕭梁職貢題詩侈金版於

合浦交河境上文武盡於斯夜不堪重罹秦火變化或亦通靈

此後尤為顛悼蘭亭絲竹雪聞久破陵苔青塚琵琶飲恨空歸

月露扼腕僧虔秃筆方從孝建圖存傷心昏德翎毛竟致宣和

內禪蓋牙籤錦標止供玩好之資而墨精筆華莫救危亡之憂
覆車可鑒納牘宜宏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虎水鐘靈龍芻得
瑞功成制定當為政於天下之年德威教尊合殷祭於明堂之
數九州既畫兜離咸議同文四海彼同休烈難施繪事考上都
始制文字谷神游龍獨創則折衷於宋契之間迨中原久著轂
名海陵立馬登高遂榮括乎江山之秀二者原闕大典但爭奇
競巧鏤冰虛擲流除歷代遂至濫觴誇立賞清談玩寶何殊喪
志此在諸臣未技臨摹為一節之長未應夫內深歲委棄饒干
年之蠹爰宣三吏下簾轂在青雲並及群寮拂衷神生墨霧以
班定賚均如漢署分香量力攜歸不類貪人折股清心盥讀如
李斯篆程邈隸蔡邕飛史游草羲之楷一室中洩雨崩雲極手
編翻印緯幹馬戴萬牛包此虎黃荃兔道子獅天幅內神工鬼
斧揮毫電掣依稀落翮飛升設色霞明想見解衣礪羸細勿蜂
腰巨無鶴膝總由步三折於機先夜觀蚌淚午視猫睛亦可訪
萬形於物始審修小罅無王涯重寶之裝作戒多歲懲桓氏輕
舟之陋錫寵仍多蘊藉珍于瑟瑟三盆承恩欲進謳吟孰負堂
堂八斗翰札峰顛岸絕上動天台蒲湘木落霜高疇回地軸難
窺海若但有萬呼臣等數馬神驚圖麟識短君仁臣直有公權
正筆之心憂盛危明切鄭俠傳書之懼此情思於鳩毒臨池洛
水典波知稼穡為艱難展卷函風滌圃將仰湖漢唐標埒見古
人諧較轉注之心豈暗末險易山川為行兵拉朽摧枯之便即
竹將遺尊老禮不遺年為杖寓贈鄉人庶寧恥陋因蒙膏澤并

獻芻蕘伏願書虎同文畫龍莫好仁流吳會仿孫權宣示之章
慘極江州抵曹翰言功之袂漁豎拜徽西階干羽婆娑海嶠趨
風九譯衣冠僻詭無耽曲藝在朝皆休休真嚆之臣加慎祥刑
當宁擴磊磊如天之度寰瀛樂業煙霞并薦賢書此屋堪封氏
物重游畫象壽齊紫極宏章燕翼之勳曆過蒼姬永御光華之
旦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遂以詔使過洞庭風雨中見
一人長髯藍衣紗帽氣度閒雅乘一物似馬半淡水內侍者持
杖淨穉隨其後與波濤上下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率纜救武
耳逆風而行良久迷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齊安與余杯
酒間細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詔使理或然也

梁宋間取蚌蜃烹而食之有人剖其腹得紅線數尺蠕蠕而動投
之池中俄頃化巨蛇蜿蜒數丈觀者千餘人蓋明崇禎十三年
事也

青州花之奇名甚異見周樸園先生堯工集中

順治四年燕趙雞生四翼人不敵食鷄多自死

余性喜射獵十歲時隨先文康於喜峯口飛騎逐黑白兔至塞外
得兔而返判黃特率健卒出獵一日得三虎皆快拳也後連捕
十餘虎黃州之害幾除

水晶枕一長三尺內能花一枝水晶馬一大如鼠前足連小盆盆
即水中丞內碧藻澄明可摘又水晶馬一大相等黑毛遍體為
鎮紙三物皆周樸園先生從閩中見之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畝暴風捲起掉三里外稻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財皆具金陵禁中有五穀樹前報語紳往往見之

少宰孫北海先生承澤家藏古玉劍一魚腸劍一又小劍一上刻延陵季子之子劍以黃金嵌之

麻城劉同人侗著南京景物略未成余宦黃時求其遺稿不可得或曰為好事者竊去葉恭慶云王敬我宗伯撰于英正傳于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畧竟以友夏不果惜哉帝京景物畧奕正畧列述云帝京編成遺畧與劉子薄遊白下

在干氏處余家古竹圃生笠節竹傍根數寸類鸞頸截為小瓶後七年友人

園中生竹極相肖亦截為瓶今俱在

閩中朱竹房山藍魚曹州黃綠牡丹與余家北庄黃芙蓉皆奇觀也然芙蓉止一見耳近聞濮州劉刺史養綠鳩一雙類鸚鵡亦奇

遵化溫泉可熟物其源湧出投以錢搖搖如蝴蝶久之始下月夜

遙望氣如白虹余童年隨先文康往遊見正德宮人題詩有浴浴一脈流千古不為人間洗冷腸之句

八月初一妓從士人會飲臨風舉酒屬諸公曰如此雲物高爽可稱詩天即日其妓妓名頓起

一年老令若大書縣治之前曰三不要注之曰一不要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命次早視之每行下添三字不要錢曰極少不要官

曰媼小不要命曰媼老

大同左衛右廟鐵爐可容一石香灰中生榆樹大如碗四時青翠然根下火常不絕

延陵陳頴仙士本明懷宗時以中書本認入禁中見中宮翼善冠

嵌珠一顆大如芡實紫堯燦爛如蓮花至晚則五珠繽紛如琉

璃燈焰即夜光也東宮未髮冠纓前一珠差小碧焰照耀如盤

似銅青投火中綠煙鬱勃不知何名又見漢唐宋以來寶琴三

百六十二張皆有贊有銘惜未錄出

春花落瓣秋花落朵益氣候使然也前人無道及者

沁水王石幢同春宦蜀中言火井初無所見以火投之則赤焰騰

騰直上竟日不熄以石蓋之少頃漸滅又雨中野燒甚烈嘗巨

延教里草木蕭蔚無恙日當中則倏然息矣

康熙己酉夏余同玉叔兄及華亭周廣菴京口譚長益允謹遊

焦山宿海雲堂觀周鼎及宋真宗賜焦處士勅楊文襄一清玉

帶賦詩紀事勒石瘞鶴銘之傍鼎之始末詳王吏部西樵儀部

阮亭兩詩中

附西樵歌并序 焦山古鼎一高可二尺許腹有銘韓吏部如石

為余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當分宜枋國時某公官於朝分宜

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獻因嫁禍焉鼎竟入嚴氏嚴氏敗鼎復

歸江南某公以禍由鼎作謂鼎不祥捨之寺中郡乘山志皆載

山有周鼎一而不詳所自也作歌備掌故焉海雲堂中暮相索

古鼎照人先較榮龍文獨許吾丘知篆銘略辨周京作宛同石

鼓出陳倉那教銅狄傳西洛韓公摩挲指向余魯入秦家格天
 閣雲煙過眼已成墟劍去珠還事堪愕安得飛龍亦英主立修
 晚慕軒轅集一德何人曰相萬金鉉只用青詞博朝廷仍收養
 士報楊沈蹇蹇如鷓鴣此錯有耳豈不聞恥向迴風作秋穉萼
 山先生所養耳紛紛冠蓋多酬酢萬京如履年者士大夫多當
與往還呼為尊山先生當
 時不鄙趙師弄於今誰憐賈秋怒從來錯此戒饕餮此物胡為
 亦遭攢山頭尚有椒山詩山頂有椒山先生過焦山訪唐應德
詩石刻所云揚子懷人渡揚子者也
 三尺古碑墨光錯隻字重於神禹金猶向山林辟不若老奴真
 欲愧歐陽廿載鈴山空寂寞史言嵩妻歐陽氏見嵩勢盛曰不
記鈴山堂二十年清寂耶為甚愧
 之培壘已拉冰山摧有鐵誰能鑄此錯衰回三嘆軒几傍極目
 江天莽寥廓阮亭詩晚入枯木堂怪禽驚翩翩清露滴松杪下

見古鼎躡寶光耀昆吾中有飛廉魂上文為雷回下文為雲紛
 穉狀饕餮伏兵氣蚩尤昏辛壬與丁甲世次迷夏殷初疑周虎
 彘復惑虞雉敦尊從不可辨牛豕誰能論瑰怪壓繚此譎詭旅
 紀甌蛟龍雜蚪蚪五指不敢捫在昨想最屬識字驚蜺蜿月黑
 鬼神泣峽束波濤奔籀書失趨趨斯篆摧窺軋爰歷蓮府令凡
 將駭文圖史游久已沒皇象不復存甄豐與董道扶剔窮本根
 不遇博雅流孰為洗煩冤諒此岐陽符或同泗水淪山僧與道
 古感激殺還吞分宜昔枋國氣勢傾崑崙斯此出京口上燭光
 網緼役使萬指衆負戴千蹄健大哉宗廟器詎屑豪貴門威力
 鎮禪窟寂寞歸紙垣午夜鳴鐘魚清畫啼猿聞人恒沙劫劫如
 彼森在禪我肯訪焦先望氣於不言五年隔揚子無翮思騰塞

吾兄癖好古八書探河源三日松寥游坐卧忘驚喧扁列折螺
書卷尾搜蕙紋作為奇偉歸大海搏鵬鯢春江壯風霆響激雲
濤渾三嘆總高唱海門上朝暎

嘉禾曹秋岳先生考嘗至昭君墓墓無草木遠石望之冥濛作黛
色古云青塚良然墓前石篆刻其闕氏之墓為紫古書先生考
釋最詳搨教紙歸

常熟窳變羅漢在方塔寺內高五六寸瘦甚跣足趺坐頂上骨縫
隱然兩齒出唇外如生人慈悲之意可掬長安慈仁寺窳變觀
音以莊嚴妙麗勝此以奇古勝寺內青魘菩薩即睢陽張公廵
赤髮藍面口銜巨蛇如夜叉狀余視之不可解或曰公自矢死
為厲鬼殺賊此蓋厲鬼像云

楚江富池鎮有吳王廟祀甘將軍寧也宋時以神風助漕運封為

王靈顯異常舟過廟前必報祀有鴉數百飛集廟傍林木徑來

迎舟數里舞樂帆檣上下舟人恒投肉空中餒之百不一墮其

送舟亦然云是吳王神鴉洞庭君山亦有之傳為柳毅使者既

云巫峽神女廟亦有神鴉送客予曾見
之得食輒入峽半石洞中不棲林木

大內有壽亭侯印方一寸瓦鈕連環四刻壽亭侯印朱文四字翡翠

翠燦然傍有痕似嵌寶玉取去者先文康嘗印取一紙寶玩之

此印流傳不一詳容齋四筆中

曩見水晶一塊內有物如粟彷彿太極圖轉側視之必上行如蜘蛛
雖千迴不易人高脚磁碗一外蓋而番蓮淡青色內永樂年
製篆書四時字日午始見其邊甚薄以手摩之依稀絲竹聲可

以和歌鼓聞里許惜不火為貴官觸破一墓虛云余家舊有編磬
繞市二三轉則有錢自遠而至良久乃止必銅性使然也磁經銀鍊能出鼓更奇矣

寧陵白日隕星形類硯碑而粗彷彿太學石鼓隕時鼓如雷入地
數尺掘出猶熱甚不能取也撫軍奏聞賈送禮部

京師琉璃殿有賣倒板氣者劉公勇秋部體七買得一枚於馬上
弄之笑謂汪蒼丈民部現曰此事可入彈章

侯大司徒恂南園芍藥數萬本有名丹山鳳者花開一莖四朵

余弟于昭為司勳即冢宰黃公機問曰淇園之竹自古稱之余數

過其地絕無一竹何也于昭對曰淇竹自漢已無之矣公曰有

據乎曰有昔漢武時河決瓠子令群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

決河以薪柴少下淇園之竹以為篋歌曰薪不屬兮衛人罪燒

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礎石菑蓋明驗也公為嘆服

汴梁相國寺大雄殿相傳建自北齊明末沒於河順治中撫軍賈

公重建見梁木精堅色深綠遂易以他木而取為長几儼然青

玉案也又寺內舊有葡萄一株沒地下二十餘年近發生原處

蔓延數丈結實纍纍往來遊人賦詩紀異者甚衆

城武西二十里有九女祠相傳漢和帝時人九女以父母無子終

身不嫁死同穴

曹蜂儀嘗於天津道上日薄暮見一人高尺許金甲扶弓矢騎小

白馬行野田中叱之不見

余於城武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螻螂頭高起作兩歧見人念

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 年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競道各二後不知所終

錫山劉貞甫造銅器精巧絕倫嘗為彭城萬年少 年譜 造準提像高二寸許三年而成臂十八手中各有所持一手擎七級浮圖每級四而各佛一尊法象莊嚴無毫髮遺憾所謂神工鬼斧也昔王夢澤稱施生雨能於方寸之楮作小楮數千點畫不滯於粒麻之上宛轉書之成五言詩一絕即有炯眸非極視專瞪數拭屢翕蓄而後張不可得其髣髴誠文苑之絕技生平所未覩也以較貞甫恐又有難易之別貞甫曾為余造圖章二一龜鈕一天鷄鈕俱精妙可玩後為人盜去

萬年少嘗僧服行淮陰市上有日者他出萬即其寓代為卜筮得錢二千留之而去日者歸茫然不知所以

大梁林宗張公 民表 先大父同年友也負才磊落不偶作書擅顏魯公黃山谷之長天啟中以公車至長安崔呈秀持吳綾求書公磨墨升餘大書侍生張某拜六字呈秀大怒幾陷公不測然公名自此遠矣凡四方賓客造公者禁不作寒溫語狂談縱飲三日後始通姓名

明正統丙辰狀元周旋弘治丙辰狀元朱希周正德甲戌狀元唐舉萬曆甲戌狀元孫繼舉科目姓名皆相照應近同安劉望齡先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後革去順治辛卯復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武進巢震林於順治壬辰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磨勘革去復於乙未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

嘉靖中穎上人見地有奇光發得古井函一石上刻蘭亭黃庭前
有思古齋石刻五篆字下有唐臨絹本四楷字復有墨妙筆精
小印印細而勻疑是元人物識者定為褚河南筆因唐以諸臣
臨本頒賜天下學宮事或然也初榻不數張紙惡而字甚完好
次榻紙墨皆精蘭亭類字遂爾殘缺最後為一俗令妄補大可
憎且榻皆竹紙草略殊甚僅存形似耳今此石碎已久即竹紙
者亦不易得余遊金斗時得一本猶是次榻固足寶也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楊職方鄂州北傑使日南回贈余香蠟一瓶云是樹上膏可潤婦
人鬢髮殆即蘇合油也

馬嵬坡有楊妃塚塚生白石可為粉名貴妃粉

康熙七年京師正陽門挑濬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人不能識禮
部出榜訪問並原印印其後數十日無辯之者少宰孫北海先
生家居聞之曰此元順帝祈雨時所刻龍神印也各門俱有之
蓋雨後即埋地下耳因取一書送禮部上刻印文注釋甚詳一
時歎為博物

一閩人山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巍煥補天須臾不見蓋山市也
合肥許太史孫荃家藏畫鵝一軸陳章侯題曰此北宋人筆也不
知出誰氏之手余覽之定為崔白畫座間有竊笑者以余姑妄
言之耳少頃持畫向日中曝之於背面一角映出圖章文曰子
西子而即白號衆始歎服後此事傳至黃州司理王侯齋孫猶
未深信一日燕客聽事懸一畫余從門外與上辨為林良畫迨

下與視之果然即係齊亦為心折

同里太常侯公執蕭秋夜坐村中樹下忽風吹落葉由耳邊飛過

公随手取一片就燈視之乃古錢也公子輔之竹道其事

黃梅破額山四祖大醫禪師道場也四祖生於隋大業間至明嘉

靖中肉身猶在一日楚王夢四祖造訪云我將去矣幸為留一

像醒而鑄銅像遣人送山中過浴佛井井水湧出蓋四祖初生

時曾浴此井也像至而身為大焚矣馮茂山為五祖大滿禪師

道場肉身現在自唐貞觀至今未壞破額有碧玉流石漁磯諸

勝余嘗兩遊之馮茂則望而未至云山頂白蓮甚盛為五祖手

種亦可異也又黃梅志載色有西流水三十餘里故歷代以來

篤生五祖十三仙云王西樵云萊子水皆西流故余憶萊詩有

地

渭南漁父於渭水中得秦阿房宮香奩一具色如鸚哥羽毛好事

者爭購之近聞已入京師

余從楚中見飛虎皮兩前足有皮尺許向後張之如蝙蝠狀

周元亮先生云黃山五里松架板其巔車馬往來如行路上又聞

中一溪梅花最盛舟行三十里盡在花片中

先文康於京口市上見宋磁碗可容二升素價甚高先公戲之曰

此碗却無用處盛茶火盛酒小賣者異之取以相贈

同里安舜庭先生世鳳童子時向郡守求試即守指塔傍此房實

賣四字令為破題安云曠安宅而弗居求善價而沽諸郡守者

拔之

友人沈仁伯明仁於永平食石魚甚肥美云大饒盈寸產石中破

石取之又桐城麥魚亦佳形與麥粒無異可糟食西德云即墨

漢漢中產仙胎魚是漢邊郡業所化長二寸許形如柳葉也

華亭周宿來秋部茂源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得罪別駕者別

駕威怒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言我秋部執友莫緩其責實

未嘗謀面也別駕詰秋部問之秋部曰此余生平好友幸君相

諒小人得無恙一時推秋部為長者秋部曰昔余鄉錢鶴灘先

生福傳臚後名噪海內一老學究冒稱先生業師教授傍邑富

翁家富翁以先生故大敬重之五年致資頗豐一日先生假歸

道過傍邑富翁代學究治具甚恭曰錢先生至矣必謁君幸以

賤子為言學究佯應之而惴惴恐事泄乃乘夜迎先生數十里

於道傍叩首流涕而言曰某不才託公二天感且不朽但罪有

難逭特來請死先生備問其故笑曰此易事君急返勿使人知

當有以處此學究潛歸慙慙富翁掃徑以待先生至造學究門

執幣請謁拜座下委由盡禮曰某遠涉京師不獲晨夕杖履負

罪良多賴賢主人代為周旋道最高急請富翁出拜拜稱謝富

翁狂喜事學究倍加恭謹先生之雅量高致傳於今百餘年矣

哀也區區向別為脫山人敢誇忠厚哉

宋郡高辛集有異人不自言名字年可五十餘鄉人與遊者自高

魯以來所見皆然每夏月汲水飲人逢人即呼曰吃水吃水亦

日中被裘無汗即冬月卧雪中又汗流浹背也人飲以酒可一

石不醉

鄭民却司直 於京印子珠見壁上人面如輪須臾而化為穴望
之洞然任衆人馬如織俄傳貴人經過旌旗導從知王公忽有
青衣二人持簡請民却公撫簡為侍生胡某民却堅拒不可得
隨之而往至則當世名賢半在座問民却問之不一答獨貴人
意甚厚獻酬無失禮云慕公久特請一晤耳良久民却家人驚
怪為夫人大呼而醒後每向穴中望之即昏然與貴人接見如
初意必為狐妖也移居而絕

麻城醫士趙時雍生子自言為同里故人劉泰寧泰寧死燕市久
矣言魂魄南返每為狂風吹回遇大樹可藉以少避故遲至三
載始至里中轉生耳言前生事最悉妻子相見流涕為好語解
之曰已隔世矣何用悲悼為耶後遠近觀者嘗數十百人時雍

懼禍以狗血噴之遂不復言黃州司理王侯齊與時雍善問之
果然其子名默字弱言時已二十餘為諸生矣

歐陽文忠公龐岡斤碑為龍神借觀事甚奇黃魯直檄龍文云臣
黃魯直謹言臣聞天子詔修永叔以三月三日趨朝欽承皇上
深寵錫以重爵推以峻位加恩三世著其褒辭以贈修命石氏
鑄之故刻泚岡斤表世次碑乃催舟載回五月十三日至鄱陽
湖泊舟廬山之下是夜一丈同五人青衣大帶來身揖而言曰
聞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請碑入水遂不見
焉惟陰風怒號淡月映空修驚悼不已坐以待旦黎明起諭直
時知泰和令以同邦之誼命直為文以檄恭惟洞天水府之宮
震澤王者潤濟王闕下福地除陽龍池歲月星斗芒寒受穹質

於上界雲津變化濟顯號於人間廟食吳中官民均賴茲有河
神之玩法敢將表石以沉淪妙畫雄文自應呵護瑛華玉冊孰
敢誰何碑龍宮之幽玄而雷神之慧徹巽風震雷駭蚪奔鯨地
裂木竭淵泉俱滅既已各司其職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
也驤首雲霄德配亭毒乾道之性厥位六馬此成以升寶汝之
神下地利也淵源潭洞養身適性坤絕妖塵其德玄馬禹舟之
負寶汝之功今汝不然乃罹茲禁萬一株連五龍盡滅書畢按
檄湖中忽空中語云吾乃天丁也押服龍往而漢至永豈沙
溪勅賜文儒讀書堂之南龍泉坑而交也文忠公歸家掃墓但
見坑中雲霧濛蔽虹光燦空往視一大龜負碑而出條忽不見
惟碑上龍涎宛然在焉乃起置於崇國公墓前俾垂不朽嗚呼
文能動龍孝足感天公之文章德業至矣極矣天下萬世誰不
翕然而宗師之肯熙寧三年庚戌七月望日黃魯直謹識

黃州陽邏江上生黑鼠魚尾一皮卒得之越二日死又白鼠霜毛
火眼甚可愛余數見之

蘭陽梁康僖公初名某為孝廉待夢人告之曰公舉進士名雲構
今名安得濟又曰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久列公名矣蓋序
有虎擔雲構語也公改名奎第嘗祭上生三芝公子太常公

明因號芝三

明末余親見人面三三黃色鬚髯眉目如生大是怪異
衡州迴雁峰因峰勢取名耳世傳謬甚胡循璽貞開遊記一篇辨
之甚詳

附記 世傳衡陽雁斷其說有二一曰山高雁不能過一曰江
有毒雁飲水死耳淺人耳食奉為信史可笑也衡高不過岱華
其間未嘗無雁即峻不能度豈無徑可通若水毒殺雁則衡人
之飲於江者靡有孑遺矣且水既殺雁亦當殺魚是真湘浦魚
沉已蓋衡之七十二峰從洞庭疊翠南來如飛如翰奔八百里
至湘江而一峰天矯回伏若雁之落而乘風迅折復起項領羽
翼翩翩欲動者勢使然也山距城二百步高二十仞凡讌集輒
至其地順治己丑九日余與寮友採菜山阿南望瀟水微茫若
帶忽聞空中嘹唳聲橫江西過余笑謂左右曰雁今破例過峰
何以不迴客有不省者余乃理前說為記以質釋史之誣
子昭弟過伊闕見山上石佛教萬體皆不全詢之為狄梁公所毀

慕廬云此雲
太后所鑿也

應州木塔甚奇馮訥生主政雲有登塔詩一帙序畧曰塔建自
遼疊木為之七級八面高瓦數十里朱欄碧瓦玲瓏飛竦登之
河水一杯孤城如彈也

唐太原王知敬書洛川長史賈公德政碑在修行寺東南角極峻
利豐秀至今路人識者駐馬往觀見唐寶泉述書賦余家舊搨
一本出自 大山後有元翰林國史院印

一本出... 大... 餘... 中... 知...
... 豈... 至今... 入... 漸... 興... 興... 泉... 壯... 書... 烟... 余... 深... 善... 辭...
... 專... 太... 泉... 王... 味... 烟... 書... 出... 川... 身... 丈... 實... 必... 謝... 也... 耶... 亦... 許... 幸... 東... 南... 直... 隸...
... 同... 水... 一... 泮... 亦... 必... 朝... 也...
... 齋... 木... 之... 十... 里... 未... 離... 豈... 矣... 誰... 誰... 豈... 登... 之...
... 賦... 川... 木... 滋... 甚... 香... 幽... 幽... 主... 生... 也...
... 太... 武... 所... 鑿... 也...
... 卷... 下... 九... 實...

筠廊偶筆卷下

商丘宋 華牧仲

府谷李玉衡 國瑾 古君子也為國學典簿貧不能買書日取國學
經史板摩抄讀之手爪盡黑久而淹貫為世名儒嘗與余共居
蕭寺日惟炊俸米一飯冬夜無火與一老僕共披敝裘而坐洵
近世折罕聞也著有石花魚賦甚佳曾書一紙寄余為友人攜
去
根梅出均州太和山相傳真武折梅枝植根樹誓曰吾道若成開
花結實後果如其言今料在五龍宮北根木梅實杏形莢核道
士每歲采而蜜煎充貢獻焉黃州郡丞張秀升 登奉 前為其郡
司李收根梅最多曾以餽余味甚甘美

說鈴 筠廊偶筆下

下

京師鷲峰寺在城隍廟南有旃檀佛像詳見帝京景物畧萬曆己未寺僧濟舟在殿誦經一士人禮拜墀下僧覩儀觀有異乃迎上殿士固不可僧固迎不已士自通曰城隍也殿有戒神可護我小神不敢輕入語罷不見余康熙癸卯秋偕朱紫來漢更同往瞻拜三日後奉太皇太后旨請像入大內矣

同里楊滄嶼先生鶴奉使高麗得瑪瑙桃一枚上紅點如丹砂者七以錦袂裹之袂上織成六字云此桃原現七星

黃安馬醫某治馬如神人有以病馬來者骨骸碎兀左脇下腫起如斗某云此馬無病偶飲水吞蛭耳以脚向腫處踢之下蛭歎升而愈

楚人有信卜者云必遭虎傷遂住武昌江中龍蟠磯寺以避之偶

早起見一虎蹲寺門外遂驚墮磯下虎隨而齧之立死寺僧呼漁人共擒虎虎從容乘流東下正遇大船迎之而來船上人投一布被蓋虎頭以蒿櫓亂擊殺之撈取載去

明神宗時日本僭稱帝由朝鮮入犯楊滄嶼先生奉命經理戰功甚著旋被讒罷歸朝鮮人思之為建祠立碑賦詩歌咏其事

附碑銘並詩
明有天下二百五十年政刑脩明薄海內外無有遠邇悉主悉臣惟是日本一域負其險遠不奉教教秀吉篡其君自立專用暴力虎吞諸島為雄既窮兇積悖乃恫疑虛喝靡所不為歲辛卯遣使致書詞我虛實將欲假途入犯脅以逆語我昭敬王據義斥絕其奏馳聞越明年賊遂傾國而來屬久安備地民不知兵猝遇狂寇剪焉傾覆皇帝以為小醜抗天紀無

故入人國悖逆當誅屬國弱不夫守義最獨當援東民亦吾赤
子墊水火當救乃命文武大臣發兵討之天威遠暢海內震動
蓋一蹴涓水而三都底定諸路之賊次第逃遁退據南邊十餘
郡築巢窟堅若柵為久計環寇之師數年不解兵部以為不可
究武用沈惟敬計宣詔許封秀吉奉詔甚倨丁酉益調兵渡海
襲破開山放兵四劫奏聞群議盈廷久而靡定皇帝赫怒雄斷
命選文武全才委以兵事時瓊東布政司參政楊公鶴居憂將
釋位廷議以為非公不可有詔特起公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經理朝鮮軍務是年七月公提偏師渡江到平壤聞賊陷南原
直上先鋒已迫畿南公移咨我昭敬王令修繕京城固守毋動
即日兼程疾馳軍吏諫勿輕進不聽遂於九月初三日入王京

與提督麻貴以下諸將上國都南山張軍樂布號令夜挑選精
壯募各營驍將前往剪賊又令二千騎為後援公與我昭敬王
渡銅雀津審守禦形便初七日諸將遇賊於稷山一戰大捷斬
首累百級虜殺先鋒賊將諸賊大挫直走海邊巢幕行長屯順
天清正據蔚山東西列郡盡為賊屯公道書邢總督定議先攻
清以斷賊左臂遣麻提督以下諸將擁兵而南選兵凡四萬乃
以十二月初八日公只率勇兵數百輕裘戰中馳過烏嶺贊成
臣李德馨領公迎自界上至是隨公常在軍到義城公與德馨
謀先遣降賊呂余文潛入賊營盡得其形勢是月二十日進到
慶州軍報大振風迅雷掣諸將不意公卒至震慄益用命都元
帥權慄率本國諸將宮水陸兵一萬餘亦聽公節制二十二日

公遂進陣賊三十里外少出兵誘賊賊悉銳追之公與麻提督督諸將合擊大敗之斬一千餘級獲其勇將僵屍布野日暮劄營休軍翌曉公親上陣薄敵砲烟晦天旗彩耀日各兵乘勝奮呼海岳皆振用飛砲火箭乳燒賊幕遂拔伴鴟亭太和江西柵賊焚死者無算盡獲其器仗輜重清正僅以身免走保烏山悉力死拒城峭險士皆蟻附仰攻壁堅未易拔公令各營分兵迭休圍守數匝賊衆渴餒多斃清正閉壁不出屢乞降求緩師公慮其詐不聽攻之益急期殲盡乃已賊每夜出樵汲公令本國將金應瑞伺捕無遺類日不可勝計如是十三日賊益窮蹙軍吏競賀謂清正就縛在即會天寒大雨泥沒膝人墮指士馬多饑凍死賊援大至將統出軍後公密察事機麾諸將退舍身自

為敵賊欲追躡公反騎突擊斬累十級賊披靡不敢近遂按兵還王京休師蓄糧以圖再舉軍校有得罪於公者訴贊畫主事丁應泰應泰雅不善於公因上奏劾之國中大夫士咸合詞頌公寬我昭敬王據實馳奏請留公奏三上冠蓋終屬於道天子以公名臣重任義不苟其進退乃命廷臣會勘而且聽公還戊戌夏公罷歸公河南人號滄輿天資素爽慷慨有大節臨機料敵若執左契而決江河軍中肅然不聞急走疾呼公之選也都中男婦老少莫不嗚呼攀挽為立石以思之至控深山窮谷亦皆撫然相弔若無所依信乎仁人之澤入人也深矣雖天時不助大功未完而歲旅海立老賊氣死此近古以來所未嘗有也賊中亦相款莫不冀天兵攻烏山圍傳者於日本可見軍容之

威用兵之北能使敵人心畏而城服南邊諸陣莫不鼓氣張膽
恃以無恐是其一戰之功實我東韓再造之基不幸為人所構
遭誣而歸此東民之所以悲冤扼腕愈久而愈不能忘也我昭
敬王慕公深命求公保社稷重國威不能得今我王嗣位購募
益切歲庚戌始得遂為生祠以祀之乃命大史臣廷龜書其事
於石臣承命悼恐上閔門辭謝不獲命遂敘公東征事迹如左
而系之以銘銘曰意憲前歲為賊狂制乘我不戒朶頤遶燕逆
鋒滔天目已無鮮赫怒我皇天任用張止乳存亡勝之平壤賊
乃大創皇威遠暢渠魁連誅窟彼南隅再肆兇圖師老而疲告
功不時賊反乘之悉眾四搶盡銳北上殺生勢長公時受命義
先急病一新戎政都人恟懼望公來撫若大旱雨謂公于于公

疾其驅風霆載途談笑危城決敗算成胸萬甲兵蛇豕其奔怵
威退屯國命再存島山之賊曰宜先擊滅此朝食麻劉與李三
路元帥桓桓虎視公惟威領繡鉞是東堂堂整整分兵齊舉落
其角距莫敢齟齬親冒矢石火其二柵血醜骸積兇賊號魄乞
命窮蹙狐鼠竄伏威振扶桑勢罕關防我武維揚功實在斯將
大有為壞之者誰公歸不復公績益白彼讒罔極天子曰咨雅
予汝知汝功可思何以旌功玉節緹戎大纛崇崇赫歎我公再
造吾東偉烈英風公之治軍不寬不頌令肅恩敦公之創敵得
人死力忠義所激公之未下躬約以化不威而怕云胡不思公
實生之攀慕莫追漢城之傷有祠輝煌公像在堂白羽紛中主
髮垂髯含意未伸英姿颯爽鎮我保障沒世瞻想勦此真賊事

典名新萬古精神崇禛大夫行禮曹判書弘文館夫提學藝
左賓客李廷龜撰青社纏妖氛滄溟沸腥血假途類豕奔問鼎非鼠竊
三都盡土崩八路更幅裂羣侯在泥塗晉臣負羈絏越寢火方
抱齊俎肉且輟告急誰憐楚乞靈終救薛天子按玉劍將軍佩
金玦三千組練明十萬貔貅列鶴野網塵昏鳴水茄鼓因經理
委戎務峙咨簡俊傑禁中得頗收關西擅關閩華藻文星朗清
規白雲潔驚車建牙旗繡衣換墨絰指日卸艾愁飲水葉公熱
解紛奮高義急病任大節雄劍白猿術陰符玄女訣威嚴山岳
動妙算江河決神兵集隼壘窮寇守蟻垤三匝月暈成九攻雲
梯設羊角徒觸藩螳背難拒轍宵遁先邀阨朝食姑待滅只抵
滅宮掌何掉卿生舌蕭芥菌未誅洪爐毛自熟八水竹潯散四

壘期霧徹天時雖失誤賦勢已摧折高名固所忘大成遂若缺
樂羊謗書盈班超歸思切朝廷果洞燭正直詎媒孽鯨域方願
留鴻渚遽告別柳營祖席照玉帳雲葉凸仙蹤九界分離想情
源竭諸公奉成規新府遵舊臬魏類感忠信盟書戒詐譎四裔
化初漸三韓恥既雪衛國乃忘亡宋祀賴不絕君子辭猿鶴萬
姓免魚籃片浦征何讓白登功可秩畫梁建生祠黃絹記新碣
絃管奏雅頌大斗祝耆耄未觀膏藥發或嘆光陰瞥千金募典
刑十襲費提挈六法巧安排一點不塞袖粉黛垂寶軸霜縉生
彩纈燕頰異表著犀鬣奇文結綵帶鵠神未綸中凜風烈玄豹
出霧霧大風戲丹穴符德容宜敬形義色豈涅英盼訝回電佳
誨悅霏屑今昔復去來色相自相透事托於芬苾瞻望爭快悅

范相尚鑄金衛公猶樹鐵甘棠味遠矣大尉思英哲况此再造
恩難與一飯說圖報雪仍錄省惠心每重先王承啓款寡君增
佇渴秦運逢堯舜勲業邁猷契規旌駐遠城靈種戢妖孽惠澤
蘭芷浴號令雷霆擊落茂回無外往擬限有哉威德欲摸寫瘡

語困搜抉

司憲府大司憲李爾瞻推

明末薊州雜婦題詩野店壁上不著姓名曰係首沒筮几難將舊
目題夫君鎮紫塞妾命落董阮風修屋為粉天寒草作衣何日
歸桑梓心酸只暗啼味其詩必守燈將帥之妻也

前朝大內猶大皆有官名食俸中貴養者常呼貓為老爺
黃州洗墨池蛙口食墨而黑其說見楚故老友張長人為予具說
之如此池為東坡遺蹟廢且久予判黃時重加疏鑿更建竹樓

雪堂於池傍祀王蘇諸公合名曰宋賢祠祠成作記陷雪堂壁
亦及此語余尋以憂去時當初春池無蛙竟未驗其口何如也
附詞記仕宦而至黃者每豔稱子瞻雪堂元之竹樓子瞻故有
洗墨池在黃人罕知者予判黃之二年梅川張子長人過余言
曰吾黃游離兵燹以來名勝悉委榛莽墨池一窪亦就湮獨趙
文敏手書三字猶存瓦礫中使君得無意乎予聞大喜命與人
移置東齋又三年為康熙己酉余董漕自淮歸簿書多暇念先
賢故蹟久就蕪不亟思表章亦守土者責也始從坡里坊求墨
池舊址得之頗垣敗礎則於是葺榛莽剔朽壤決淤堂麓以文
石周以欄檻俯視一旬瀏然泓然池故無橋今則跨池為橋翼
橋為亭而取文敏字橋之楮既而曰池復矣無堂局祠乃建堂

池東祠子瞻以張文潛少游^為生^園嘗游黃又蘇^園士也仍其名曰雪堂^有堂成^有林^建樓^建池^也西祠元之仍其名曰竹樓墨池因故址^{其地}而仍之者從名也合之為宋賢祠祠既成移余書之^移者^是樓^也移余東齋花木自中州來者植池側而旁為數椽^招僧^住其^地以供朝夕於是黃之人若忘其為舊有而煥然^新出^于耳目^之前也木幾張子復來予與之周視池上欣然曰甚矣賢之賴有使君也是烏可不記予唯唯乃鏡石真雪堂壁間以記月日張子又語予昔嘗讀楚故載東坡墨池蛙口食墨而黑予未之見也

廣濟多雲山余兩過其下皆晴霽中望見輕雲卓峰頂信山之得名非虛也巖間有微泉滴出竟日可得升許山中人欲鑿而大

之方去片石如錢大泉頓枯此理殊不可解或疑於泉脈有傷

云

世傳王介甫詠菊有黃昏風雨過園林吹得黃花滿地金之句蘇子瞻續之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吟因得罪介甫謫子瞻黃州菊惟黃州落瓣子瞻見之始大愧服按黃州志及諸書絕不載此事余寓黃數載種菊最多亦不見黃花落地後惟盆中紫菊繞落數瓣耳心竊疑之因考史正志菊譜後序云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於後上花瓣扶疎者多蕊盛開之後漸覺難披過風雨盛之則飄散滿地矣人嘗考之王介甫作殘菊詩曰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

甫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陽
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東坡歐公之
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詩人賦落英與夫卻繞東籬賦落英亦
楚詞語耳余謂歐王二公文章擅一世而左右佩劍彼此相笑
豈非於草木之名猶未盡識而不知有落不落者耶若夫可餐
者乃菊之初開芳馨之可愛者耳若衰謝而後豈復有可餐之
味哉或云詩之訪落以落訓始也落英之落蓋謂始開之花耳
然則介甫之引證殆亦未之思歟按此則菊原有落不落二種
賦詩相笑乃歐王二公事與于瞻無涉更無黃州菊落之事何
世人篤信不疑紛紛引為口實耶又前代名公咏菊亦有落英
惟有黃州菊專物荆公服于瞻之句豈非感於俗說而未加考
証之過耶賓客相見輒以此事來問為辯之如此

康熙己酉秋光黃間起蛟以千百數傷人甚衆有人從山上望之
但見蒼黑牛乘流而過耳然山谷居民無恙望山巔波濤洶湧
如雲烟蔽空過則峰際穴隙壘壘皆蛟所從出焉又衆人立橋
上見一牛沒水中微露雙角曰此牛何處漂來忽角動水湧轉
瞬高數丈石橋里許皆碎傷十五六人按廬山志言蛇雉蚯蚓
之類穴山而伏三十年則化為蛟常以夏月乘雷雨去之江
湖三數年一次蓋凡山中皆有蛟患也
一人於荆通墓傍營葬夢通衣冠甚偉揖而言曰我是公前輩何
尺寸地不相讓耶其人改葬又夢通來謝

世祖皇帝御馬有遍身虎文者有鹿頭鹿蹄者盤旋階墀如風余

親見之

先文康公於京師買碧璞如升廁養卒見而笑之曰吾家廁中便
有何買為先公命向廁中取之果得碧璞長二尺圓一尺有半
洗滌之光瑩動人因置石床上為玉枕題曰龜茲國有琥珀枕
之祝之則十洲三島五湖四海盡入夢中此枕無乃是蓋所居乃
前朝中貴舊業闖賊陷長安其家藏珍玩遂流落廁中塵埋也
余族孫銓日暮騎驢行村中見烟霧旋繞鬼兵數千擁一神將來
銓身入陣中魂魄幾墮亦驚疎不前須臾而過如此者三銓
歸卧病月餘

京師一孝廉會試後夜候發榜與友人擲骰子約曰六子皆紅者
中孝廉得五紅其一立盆邊良久始落亦紅又先世神主忽然
搖動合家聞嘆息報移時報孝廉中矣

秦中會寧縣沙中產金雉食金滿五錢則飛不能遠土人往往逐
得之

輿圖考載楚中赤壁有二一在嘉魚一在黃州嘉魚乃周瑜破曹
操處蘇子瞻以黃州赤壁山為赤壁謬也意此說起而世人爭
謂子瞻矣然唐杜牧之齊安晚秋詩結句云可憐赤壁爭雄渡
唯有蓑翁坐釣魚則何以說乎蓋當年軸艦千里旌旄蔽空由
黃州至嘉魚皆屬爭戰之所人烏辨其某舟泊某山某山為大
矣而赤乎即以黃州之赤壁為赤壁可也此說久不定余為辯
之

先文康撫遵化日苦旱有司循例嚴禁屠沽先文康出示曰天人

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於上苟人不為惡即飲酒食肉何足干
天地之怒哉示後各宜痛加修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後大雨人
皆服公之達

賈靜子先生病余偕兩弟及徐恭士往候坐卧榻前先生談論如
疇昔循舉王守溪先生制義其篇某句可議忽云此時當與君
等永訣矣急命子啟夕發秀請宏詣聽事先生易新衣遷正寢
仰卧而逝眾人入哭見先生手微動者三若相謝云

余同官黃州司馬于北溟成龍由粵西來贈余元祐黨籍碑一本
云碑在柳州之融縣乃黨人沈千曾孫沈暉刻也暉跋云元祐
黨籍蔡氏當國實為之徽廟造悟乃詔黨人出籍高宗中興復
加褒贈及錄其子若孫公道愈明節義凜凜所謂誅于一時而

信於萬世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十
三人迺暉之曾大父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真觀贈奉政大
夫暉幸託名節後敬以家藏碑本鏡諸玉融之真仙巖以為臣
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奉郎權知融川軍州兼管内
勸農事古雲沈暉謹識又周元亮先生書影亦載此碑一則附
錄之

附書影倪大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遂稀傳
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殺曰碑可毀名不
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
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
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

君子也余凡兩見此碑各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損必當時令
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阮亭云堂人碑開入
諸賢之玷又不可不辨也明代東林不盡君子給世者亦當分
別觀之是氏客語云紹聖初蔡定元結黨止數十人世以為精
選後乃泛濫人以得與焉
禁而議者不以為當也

同里孝廉王暉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
病或問能治瘧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詣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
咒之傾一處以簪攪成膏漸結為丸曰以水調服即能言但須
焚香謝天耳孝廉以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真道人不見舉
家向空拜謝聞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王弇州先生舊藏宋板漢書得之吳中陸大宰家紙為羅紋箋字
類歐陽率更是趙文敏故物卷首有文敏自作小像紫衣紗帽

神彩如生弇州亦作一像於後弇州歿錢虞山先生錄以千

金得之後轉鬻於四明謝象三虞山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

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畧

相似順治間此書歸新鄉某公題攜往塞外矣京山李維柱

字本石嘗云若得文敏漢書當每日焚香禮拜死即殉葬意可

稱好事者也阮亭云余卿張志定不書宋鑒
文選構寶選齋若此亦疏庸齋

閩中洛陽橋北有石刻云石頭若詞蔡公再來郭人蔡錫中明永

樂癸卯卿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望東州太守錫至欲修橋橋

跨海功難施錫以文徵海神急一醉卒趨石前曰我能齋檄往

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

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詞真五潮旬餘不至王遂成語載

說餘 諸廟代筆

三

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工以事附秦端明且以為傳奇
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歷顯
夏邑彭西園先生堯翁博學有氣詞以能詩著聞明萬曆中遊京
師於席上過鍾伯敬先生時賓客甚衆未通情款偶談詩不合
輒奮拳擊之鍾問為誰彭曰我西園公子彭堯翁也鍾歛容謝
之
葉慕虛對曰何氏語林焦氏類林皆補世說所未備然悉前代
事也以余所見記近事者有朱氏湧幢小品頗足佐正史所未
及然簡而核奇而法要不若牧仲先生此編之可以傳矣

金鰲退食筆記卷上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高士奇

嘗讀往史所載秦漢隋唐之宮闈高者七八十丈廣者二三十
里而離宮別館綿延聯絡彌山跨谷或至數百所何其奢
侈宏麗可怖也明因金元之舊宮闈範圍較秦漢隋唐僅十
之三四然皇城之中即屬大內禁絕往來惟親信大臣得賜
遊宴故或記或詩或自詡為異數亦有終身官侍從未得一
至者聞人說苑西亭臺宮殿無異海外三山縹緲恍惚疑信
者半哉

國家龍興以來務崇節簡樸紫禁城外盡給居人所存宮殿苑囿更
不及明之三四阮在昔時嚴肅禁密之地樵夫販客皆得肆